

劍网尘丝

(中)

剑网尘丝

梁羽生 著

(中)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七回 | 一失足时
再回头处 | 生死成迷
恩怨如烟 | 397 |
| 第八回 | 梦纫尘绿
飘零蓬梗 | 三生冤孽
两代情仇 | 462 |
| 第九回 | 浪子乖行
妖狐现影 | 隐忧潜伏
铸错难回 | 527 |
| 第十回 | 奇变惊心
幽岩被困 | 掌门遇害
姹女含情 | 591 |
| 第十一回 | 勇救佳人
追随义母 | 巧施骗术
误坠奸谋 | 671 |
| 第十二回 | 弹剑京华
伤心家国 | 龙争虎斗
风泊鸾飘 | 739 |

第七回 一失足时 生死成迷 再回头处 恩怨如烟

死人的约会

楚天舒道：“丁老前辈乃是我家的朋友，既然是他，那当然不能不理了。”

啸声是从南岸的一座山峰上传来的，楚天舒将船拢岸，三人立即施展轻功，向那座山峰奔去。此时已是入黑时份，一弯新月刚刚升起。那座山距离岸边只有数里之遥，不过半枝香时刻便即到了。但在这段时间内，他们却没有再听见啸声。

楚天舒惊疑不，心里想到：“丁勃本是辽东大盗，从他的啸声可以从山上传到江心，功力之高，可以想见。现在听不见他的啸声，不知他是已经把强敌打退，还是身受重伤不能发啸？但无论如何，他的对手也一定是十分厉害的了，只是不知是谁？”

跑至山腰，一片危崖，挡住去路。好在他们都是一等一的轻功，危崖削壁，也还难不倒他们。三人之中，楚天舒武功最高，江湖经验也最丰富，他跑在前头开路，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。

危崖的彼端是一片松林，靠近削壁处有一株横伸出

来的古松，枝叶茂密，形如花龙摆尾，丹凤朝阳，蟠松的野藤飘拂石壁。朦胧的月色之下，楚天舒目光一瞥，忽见树枝无风自摇。悬空的野藤，飘拂不足为奇，未曾脱离母体的树枝无风自摇可有点异样。楚天舒凝神一听，隐隐听得树林里似有沙沙声音。楚天舒叫道：“提防有埋伏！”双掌一个盘旋，使开夜战八方的招式护身，踏上那株横伸出来的松干，随即跃上危崖，冲入林中。

江湖上本来有“逢林莫入”之戒，但他们为了要救丁大叔，却怎能顾这许多禁忌。姜雪君和齐漱玉都拔出剑来，舞剑防身，跟着楚天舒闯进树林。

树林里并没遇上埋伏，只是有几只鸟儿给他们吓得从窝里飞了出来。齐漱玉笑道：“楚大哥，你是疑心生暗鬼吧，这里鬼影也没一个！”楚天舒惊疑不定，暗自想到：“按说树枝不会无风自摇，我刚才所见也分明不是眼花。难道是一只松鼠窜过树枝，以至令得它无风自摇？唉，但愿是松鼠就好，假如真是一个人的话，这人的轻功之高，可真是神奇之极了。”

心念未已，他们已经穿出这片松林，前面地势开旷，他们又开始听到一种声音，似是风声呼呼，细听又不是风声。楚天舒跑快两步，站在高处往下一望，叫道：“那边有人打门，齐姑娘，你快——”“快来”二字未曾说完，齐漱玉亦已登上那块石头，往下一看，失声叫道：“啊，果然是丁大叔！丁大叔，你莫慌，我们来帮你！”

下面有个山坳，山坳形如锅底，地势较为平坦，一个身材高瘦的老头正在和两个槐梧的汉子搏斗。虽然只

是小时候见过一面，楚天舒一见也认出来了。这个瘦长的老头正是曾经到过他的家里的丁勃，二十年前名震江湖的辽东大盗丁勃。

和丁勃交手的那两个汉子面貌看不大清楚，但身材却是一般高矮，服饰也是相同，似乎是两兄弟。

楚天舒定睛看去，只看了几招，就大禁吃一惊。

那两人腾跃扑击，忽如巨鹰盘空，忽如猛虎伏地，招招凶狠，方圆十数丈之内，沙飞石走，发出的声音就似狂风刮过一般。丁勃则是兀立如山，见招拆招，见式拆式。但形势则显然是他处在下风。只有招架的份儿了。楚天舒这才恍然大悟，丁勃何以不能继续发啸的原因，那是因为给敌人攻得应接不暇，已是不能再耗内力发啸。“果然不愧是曾经名震江湖的辽东大盗，假如换了是我，在这两个魔头联手扑击之下，只怕抵挡不了十招！”楚天舒心里想到。

虽然明知他们三人齐上，也未必就能替丁勃扭转败局，但在这样紧急的关头，却是谁也无暇为自身的安危打算，大家都是飞快的跑过去。

和丁勃交手的一个汉子纵声笑道：“丁勃，你纵然伏有同党，我们也不惧你！嘿嘿，原来你的救兵就是这三个娃娃吗？哈哈，来吧，来吧，一齐来送死吧！”他说到一半；已经看清楚来的是什么人了。

跑得最快的是楚天舒，也只是刚刚走了一半的距离。那两个汉子正在加紧攻击，齐漱玉紧紧跟在楚天舒后面，一颗心卜卜的跳，只怕援救已来不及。

丁勃比她还要着急，连忙叫着：“小姐，你快走，别理我！”

话犹未了，一个汉子陟地跃起一丈来高，向他扑下，丁勃一矮身驱，斜窜出去。齐漱玉看不清楚，但听得“轰隆”一声，原来是那汉子一拳打中一颗松树，把那棵松树打得齐腰折断。

齐漱玉看不清楚，还只道是丁大叔闪避得宜，故此没有给他打中。丁勃却是大为诧异：“奇怪，怎的他的这拳如此失了准头？”原来那两个汉子是分进合击的，丁勃若要避开那凌空一击，就要着另一个汉子的一掌，故此他虽然身形斜窜，却并非避招，而是要抢在前头先化解另一个敌人的攻了。但是否能够如他所愿，他实是毫无把握的。想不到出他意料之外，凌空一击那一拳竟打歪了。

这两人乃是孪生兄弟，心意相通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不料这次却出了岔子。哥哥那一拳莫名其妙的打歪，这就给了丁勃以各个击破的机会了。他反手一招“手挥琵琶”，刚好迎上了弟弟劈向他后心的一掌。

双掌相交，“蓬”的一声，那人给他的掌力震得退出了六七步，几乎跌倒。

这一下又是大出丁勃的意料之外。要知对方虽然失了兄长的配合，但丁勃也是差不多到了强弩之末的田地的。这两兄弟的功力，倘若是各自为战，与丁勃单打独斗，丁勃比他们略胜一筹，但也不能一挥手就把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震退六七步的。何况此际丁勃是在以一敌

二的情况之下，业已恶斗了半个时辰，内力的消耗远比对方为甚。他们原来的估计，也只是希望能够扳成平手而已。

不但丁勃意想不到，那两兄弟也似乎是始料之所不及，弟兄相对，目光一片茫然。

这两兄弟心意相通，互相看了一眼，做哥哥的点了点头，做弟弟的摇了摇头。虽然一个点头，一个摇头，大家的想法却是一样。两人不约而同的齐声叫道：“姓丁的，你有主子撑腰，我们只有认栽了！哼，但愿你的主子长命百岁，让你做一世老奴才吧！”说罢转身便逃，后面两句当然是“反话”，但也可见他们对丁勃的“主子”实是敢怒而不敢骂。

原来那个老大凌空击下之时，足部突然好似给利针一刺，不由自己的便向前冲去，结果是拳头打着了松树方才定的着形。那个老二发掌之时，虎口也好像突然给蚂蚁叮了一口，力量登时减了一半。但他们又立即发现并非是中了指花针，甚至是否暗器，他们也捉摸不透。

他们本来不把楚天舒、齐漱玉、姜雪君三人放在心上，但此时一想，齐漱玉是齐燕然的孙女儿，孙女儿既然在此处现身，莫非做爷爷的亦已来了？除了齐燕然，别人也没有这么大的本领能够暗算他们，而令他们丝毫也没察觉！

两兄弟同一心思，都以为是齐燕然。两兄弟交换互相询问的目光，做哥哥的点了点头，表示他和弟弟的猜测一样。做弟弟的摇了摇头，则是表示既然是齐燕然，那

就只能乖乖认栽，不可再斗了。

丁勃虽然不知道他们想的是什么，但亦已猜到了他们是着了暗算，并且知道他们是猜疑谁了。

齐漱玉喜出望外，跑到丁勃身边，笑道：“丁大叔，你那里惹来的这两个强敌？”

丁勃喘过口气，说道：“他们是江湖上人称冀北双鹰的萨家兄弟，二十年前，我干没本钱买卖之时，曾经和他们有过一段过节，想不到今天碰上了。”

冀北双鹰，老大名叫萨都刺，老二名叫萨都拉，齐漱玉也曾听得爷爷说过他们的字号。据说他们本是渤海中一个名叫猫鹰岛上的土生野人。“猫鹰”是一种变种的猫头鹰，比普通常见的猫头鹰大得多，性极凶悍，是一种罕见的猛禽。因为它们聚集于那个小岛，“猫鹰岛”因此得名。猫鹰岛附近有一个“蛇岛”，盛产毒蛇。猫鹰克制毒蛇，常常把毒蛇抓来当作食粮。这两兄弟因为常常看见猫鹰扑击毒蛇，无师自通，练成了一身非常怪异的以扑击为主的武功。

萨家兄弟二十年前已经恶名昭彰，齐燕然也曾想要剪除他们，可惜一直没有机会碰上。

齐漱玉说道：“原来是冀北双鹰，怪不得如此厉害。但想不到这两个鹰头都给我们吓跑！”

丁勃满腹疑团，看了楚天舒一眼，问道
“这位是……”

楚天舒笑道：“丁老前辈，咱们是见过面的，你记不得了？”

丁勃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恕我年迈记忆不佳，咱们是在那里见过面的？”

齐漱玉笑道：“这位楚大哥是扬州楚劲松大侠的公子，他曾经和我说过，说是你曾经到过他的家里的。”

丁勃拍拍脑袋说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那时你还是个拖着两筒鼻涕的小孩子呢。”

楚天舒笑道：“那一定是你记错了。我自小爱干净，不会拖着两筒鼻涕见客人的。”

谈笑之间，姜雪君亦已来到。齐漱玉道：“这位姜姐姐就是元哥常常提及的那位雪君姐姐。”

丁勃不禁又是一愣，说道：“令尊的大名可是上志下奇，后来改号远庸的？”

姜雪君道：“不错。但家父已在半年前去世了。”

若在平时，丁勃见着楚天舒和姜雪君，自必又惊又喜，而且有许多话要问他们的。但此际由于他有更重大的心事胸际，无暇去问他们了。

他心里想到：“楚劲松的儿子和姜志奇的女儿，本领料想是不错的，但却怎够得上暗算冀北双魔？”

他看了看楚天舒，又看了看姜雪君，狐疑满腹，问道：“还有谁和你们一起来么？”

齐漱玉道：“就只他们二人，没有别的人了。我是请他们二人到咱们家里作客的。丁大叔，你要不要我告诉你怎样巧遇他们的情况？”

丁勃说道：“我是要知道的。不过你稍后才说也还不迟。我倒想先问你一件事。”

齐漱玉诧异道：“什么要紧的事呀？”

丁勃说道：“你们上山的时候，可碰见过甚么吗？”

齐漱玉道：“没有呀，何以你有些问？”见丁勃神气甚为古怪，似乎在想甚么，迟迟未回答她，又补问一句道：“你以为我会碰见甚么人？”

丁勃想说的是：“那个人是你最亲近的人，但又是你不认识的人。”不过因为时机未到，心中想说的话却是不便对齐漱玉说出来。

齐漱玉何等聪明，眼珠一转，便即笑道：“丁大叔，难道你以为爷爷当真是和我一起来吗？那两个魔头给爷爷的名吓退，我也意想不到呢！”

丁勃说道：“我也知道你的爷爷不会来的，不过……”

齐漱玉道：“不过甚么？”

丁勃说道：“没什么。不过，那两个魔头好像不只是给吓退的。”

齐漱玉笑道：“那么，你以为当真是有高人暗中相助吗？若然真的有这样高人，除了我的爷爷还能有谁？”言下之意：既然你知道不是爷爷，那当然是没有别的人了。她那知道，丁勃心中所想的那个人并非她的爷爷，但她亦已猜得甚为接近。

丁勃一脸茫然神色，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只觉得这两个魔头走得莫名其妙！”

齐漱玉道：“这两个魔头狼狈而逃，料想他们不敢再来。他们既然走了，咱们也不必费脑筋去胡猜了。好，不

再说这两个魔头了，丁大叔，我倒要先问你一件事。”丁勃说道：“小姐请问。”齐漱玉道：“你何以不在家中，却跑到这里来？”

丁勃说道：“正是因为小姐你离家出来，老爷放心不下，故此叫我出来找你回去。他猜想你可能会在洛阳，我就是正要到洛阳打听你的消息的。老爷猜得对么？”

齐漱玉笑道：“爷爷猜得不错，不过我猜他也是放心不下卫师哥的吧？”丁勃说道：“不错。前两天我在路上已经听说他在徐家闹事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齐漱玉道：“是真的。啊，你在路上没有碰见他吗？”丁勃笑道：“要是我已经碰见了，我也不用问你这消息是真是假了。”齐漱玉好生失望，说道：“我还以为他已经回到了家呢。”当下将她在洛阳的遭遇，简单扼要的说给丁勃知道。

丁勃好生惊异，叹口气道：“想不到徐中岳号称中州大侠，竟然是个假仁假义的奸贼。不过说到剪大先生也是和他一样的人，我却还有点不能相信。”齐漱玉道：“不错，剪千崖的名望是比徐中岳更高，但我亲眼看见他帮徐中岳对付元哥的，而且他是杀害姜姐姐母亲的凶手，此事亦是无可怀疑。”

丁勃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虽然我不敢说绝无此事，但剪大先生的为人我是知道得比较清楚的，我总觉得他与徐中岳不该是一丘之貉。”齐漱玉道：“世上有许多大家都以为是不该发生的事情，却偏偏发生了呢！”丁勃笑道：“大小姐，经过这番磨练，你是比以前老成多了。”

齐漱玉甚为得意，却佯嗔道：“你以为我永远都是不懂事的孩子么？”丁勃笑道：“是啊，你是个懂事的大姑娘了。不过剪千崖这件事，最好你先问过爷爷，不要私自找他算帐。对剪家兄弟，你爷爷知道得比我更深。”

齐漱玉道：“我也没有本事单独找他算帐，这次回家，我是准备与元哥联合，再和姜姐姐一起去找那两个老贼报仇的。要是元哥已经回到家中，想必他也会对爷爷说了。”

丁勃沉吟不语，心里想道：“就只怕天元这孩子不是回家。”但他不想扫大小姐的兴，心中疑虑没说出来。

齐漱玉提起了她的元哥，却更是归心如箭了，说道：“咱们赶快回去吧，说不定元哥已经回到家中了。”

丁勃想了一想，忽地微笑说道：“对，你爷爷等你正在等得心焦，你是应该赶快回去的。大小姐，我这就托你回去禀告老爷……”

齐漱玉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丁大叔，你说什么，你不回去吗？”

丁勃说道：“我还有点事情，待料理完毕，大约迟三五天才能回去。”

齐漱玉诧异道：“你不是说爷爷叫你到洛阳接我的吗，你另外还有事情？”

丁勃说道：“是呀！这件事情是今天才遇上的。你既然回来了，那我就想抽空办点私事，向老爷告个假了。”

齐漱玉道：“是什么事情？”

丁勃说道：“也没什么要紧的事情，只是想找一个多

年未见面的朋友喝几杯老酒。”

齐漱玉道：“又是你从前在黑道上的那些朋友么？”

丁勃笑道：“小姐，你长大了倒管起我来了！”

齐漱玉道：“好，你不肯告诉我，那就算了。走吧！”

丁勃说道：“小姐，恕我不送你们下山了。”

齐漱玉道：“我不是胆子小要你送，但你也总得下山才能去找朋友呀。难道他是约你在这荒山喝酒的吗？”

丁勃笑道：“当然不会有这样荒唐的朋友，不过我也总得恢复了精神体力，才能下山去找朋友呀。”

齐漱玉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我真是不懂事，没想到你恶斗一场，已经精疲力竭了。要我们在旁守护？”

丁勃笑道：“还不至于这样不济事，何况正如小姐你刚才所说，谅那两个魔头也不敢回来。小姐，你别管我了，快点回家。”说罢，便即盘膝闭目，做起吐纳功夫。

齐漱玉也想早点回家，她知道丁勃练的内功自成一家，随时可练也随时可以停止，不像有些门派的内功，非练到一定的时刻不能罢休的。因此若有外敌，他立即便可醒觉。“以丁大叔的功力，只要他恢复几分，即使这山上有毒蛇猛兽，料想也伤害不了他。”如此一想，齐漱玉也就放心下山了。

他们那只小船在河旁，为了赶路，楚天舒主张不进县城投宿，让小船顺流而下，天明便可渡过孟津。齐漱玉喜道：“这敢情好，过了孟津，咱们再走陆路，只有两天路程，就可以回到家里了。”

楚天舒上了船就不说话，齐漱玉道：“咦，你在想些什么？你又没有和那两个魔头打架，总不至于像丁大叔那样疲累吧？”她这样一天接连碰上几樁事情，心情可有点不大宁静，很想找个人困聊。

楚天舒笑道：“我正是想起你的丁大叔。依我看来，丁大叔倒不像你说的那样疲累。”

齐漱玉道：“这是他自己说的，你怀疑他说谎吗？”

楚天舒道：“或者是他故作谦虚吧，不过还有一件事情，说出来你可能认为我是多疑……”

齐漱玉道：“多疑也好，谨慎也好，快说出来，别吊我的胃口。”

楚天舒道：“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当你问丁大叔是否约了朋友在荒山喝酒之时，他虽然说不是，但他的笑容却是很不自然！”

齐漱玉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我倒没有留意。不过，你说这话的意思，好像是认为丁大叔存心骗我？”

楚天舒道：“这话说得重了一点，或许丁大叔只是在不愿意你目前就知道了。”

齐漱玉道：“然则你认为他当真是约了朋友在这荒山上喝酒？”

楚天舒笑道：“喝酒当然是不会的，但却可能是一个只图见上一面的约会，否则他本来是要到洛阳去接你的，为何不走大路，却跑到荒山野岭上去？”

齐漱玉道：“那是因为冀北双魔的约斗呀，咱们不是亲眼看到了吗？”

楚天舒道：“咱们只是见到他们打斗，但丁大叔可没说过是双魔约他到那里打斗的。而且丁勃是个老江湖，精明干练，他明知以一敌二，是斗不过冀北双魔的，他又岂能单匹匹马，赴这约会？”

齐漱玉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是认为他本来是赴朋友的约会，但却出他的意外，朋友没来，却来了敌人。”

楚天舒道：“我是这样猜想。不过，他的朋友恐怕亦已来了。”

齐漱玉笑道：“你倒很会推想。但我倒想问你，你是什么所见而云然？”

楚天舒道：“他在激斗之时，连发数声长啸，你不觉得奇怪么？”

齐漱玉江湖经验虽少，人却并不糊涂，一得楚天舒提醒，登时也起了怀疑，说道：“你怀疑他的啸声是为了求救？”

楚天舒道：“不错，用这种上乘内功是很耗内力的，要不是为了呼援，他何必自耗内力？但在那荒山之上，他又怎知道会有救兵？”

不必多加解释，结论只有一个：丁勃本来是约了一个武功比他更好的人在那里相会的。

齐漱玉道：“那么咱们要不要回去看看那人是谁？”

楚天舒笑道：“他们既然要避开你就是立即赶回去，也决计见不着他们了。”

齐漱玉仍是半信半疑，说道：“假如你的猜想不错，冀北双魔之所以败逃，就是真的受了那个一直没有露面

的人暗算了。但除了我的爷爷，天下还有谁有这样的本领？”

楚天舒道：“这我就猜不着了。”心想：“莫非是飞天神龙？但飞天神龙的本领虽然似乎比丁勃稍高，恐怕也还未有吓跑冀北双魔的本事！”

“咱们也无谓猜测了，反正这人是友非敌。”楚天舒道。

齐漱玉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不错，有这样大本事的人，世上寥寥无几。纵然不是我的爷爷，我回去问他，料想他也会知道。”

波心月景荡江圆，此时小舟已经过了孟津了。

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荒山月色，份外凄清，却又又是另外一种情影了。

楚天舒猜想得不错，丁勃在恶斗双魔之后，虽然精疲力竭，却并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不济。此时他早已恢复了精力了。

不过他却无心赏玩山间的月色，他还在静坐，但却是心事如潮。

他抬头看看月色，月亮在头顶上空稍微偏东一点，估量已是将近三更的时分了。

另一件事楚天舒也猜得不错，他的确是来赴一个和他关系很深的人的约会的，约会本是定在今晚二更，但那人尚未出现。

这个约会是从何而来的呢？